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九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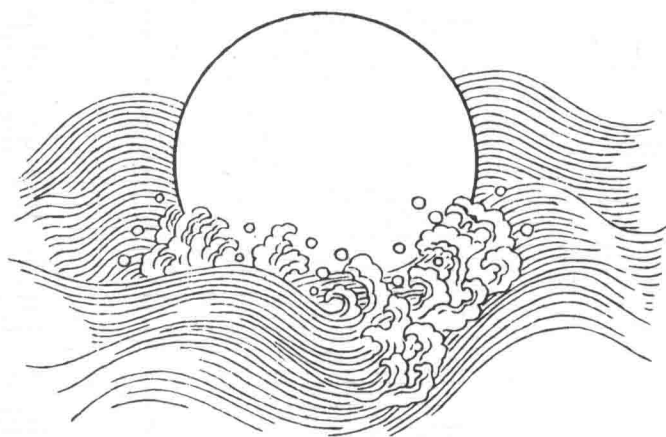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九冊

黃山書社



(明) 貝瓊 撰

清江貝先生集三卷續集一卷

明萬曆李詩刻本

清江貝先生集 三卷

明第應乙亥李詩校刊本 四冊

甲寅春購藏辨微記

江貝先生

夫桐

明興以來

國傳

貝先

轍不同月日之問作近世之奔觀而主人

之指數其邑中諸君亦必並稱二先生以為是

邑有古昔名賢與稱不隨云予初蒞桐即稔聞

而慨然景慕之及按圖志所載考究人物既得

以許程先生節槩而因知貝先生者蓋亦道德

清江集

之準節士之儔彼徒以文章名先生者淺乎觀

矣予嘗觀當世文章士引觥吐辭咀華嚼精靡

高而弗窮靡遠而弗免非不號稱名深為世所

重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獵聲譽釣聞達一遇

功名之會則事私含詬蒙耻靡卑而弗就靡

迂而

也則

益也

而城

真非過

三集則焉可泯弗彰

乎夫士君子行足以風世故其言足重也人足以範俗故其文足傳也其人其行善矣而善言與文又真是垂永久故其傳足遠也是故非行即言非重非人即文弗傳非言與行符文與人俱即傳弗遠也先生少穎悟不群負才積學聞楊鐵崖倡古文於會稽聲震而從之者就有司試而日以著作講授自娛先生之於學可謂專矣應

明時就時君不旋踵而辭茲進歸立以著作終其身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是故余觀其所為作旁

清江集

前二

引曲喻博綜異籍包併百家則班馬之富也引經據理文藻蔚敷而綜覈確緻則歐曾之純也而要其指歸率開曠道還豪宕不羈之趣居多則茲列之遠也先生之於文可謂粹且精矣論者咸以為是足為先生重是足為先生傳而余獨謂先生之足重而傳且遠者固自有在非區區文詞間也今夫泰贊和熒康世輯民使澤有寰宇烈垂簡冊昔幸功之士也安道著節貞志飭躬嚴進退之義而勵出處之節者道微之也此士君子自處進不能為彼則退而無處也

是亦可以獨超流輩師表異代彼其落無所建明而徒媵姻附世以倘來之物榮其身者於義何居陋乎吾無取矣先生起元季以才畧慷慨為遠近所宗假令抱策以就試有司即非特取青紫異日行當有所興發建堅與許文正之業相後先然而先生恥事夷之陋貽照弗屑也不聖明御宇起而用之隨試有效入吏局則編纂著籍於同事校省試則至今謂得人分教

中都則儀範垂於章縫論著譽於薦紳也于時亢績騰聲並茂昔聞天下士咸想望先生風采以

清江集

前三

為先生行將嚮用有鴻鉅立勲名於世然而先生抗浮雲之志浩然弗留也噫茲是以觀先生矣夫自近代士大夫以官為家進退出處之義嶺而不講污者甘心夷虜而貪者溺志權位彼其不貶抑求容及失之而不慎恨差悔者斯亦難矣况能自飽丘壑晚展名利視如塞翁之馬益敏之飢夫得不繫於心而出處一從乎道斯豈特求之素源燁然平儷哉即進之古人亦鮮其儔矣余竊謂其抗節為朝抱隱濁世即首陽清節之風弗逾也應用

明時旋即退休自適其老即四皓二疏之義弗過也

千載而下廉汚剽貪風世範倖之功先生出之則誰謂程都憲公之節義可獨尊美也彼徒以文章士名先生者是乎否耶夫其言其文既彰彰如是而其人其行又卓卓如是然則焉可弗重也焉可弗傳也傳又焉可弗遠也余故獨有取於是集矣余至桐程都憲之集已刻行且以板入庫籍今傳之遠也獨見先生以舊有清江集行于世永及重刻然其集多散逸無存即士大夫好書籍之家猶希有之幾乎遠而不傳矣

清江集

前四

邑博李君雅以文才自負亦重有慕於先生作俟其集久而廢也乃極意旁羅博購一日而抄集其錄編次以諸子曰款付之刻且謂予當存之首余曰善哉茲舉也余方有志焉未就君何就之遠乎余曰序不敢辭會政劇方援筆承就值李君初歸便余成序終刻以行余久景先生風又嘉嘉李君之行有合於先生節利達之心故遂為之序且本先生之大節使後人傳先生之文亦先生之所以為不朽者云時

萬曆乙亥歲冬十月之吉

賜進士第觀刑部政出知桐鄉縣事潘浦後學

鼎謹序

清江集

前五

清江先生文集後序

予諸生時好讀古先文字見清江先生土偶對
西翠樓記諸篇心悅之比司教來桐諭先生後
于邑人邑人言先生沒今二百年子孫遺文漸
盡矣嗟乎貝先生何淪落至此乎越明年同寅
海虞志齋李君謂先生邑之聞人也遺文闕佚
無以表先聞風多士於是旁搜手錄刪其亡詞
者若干篇存可傳者若干篇刻之學宮以廣其
傳於是工告成矣屬予敘述先生之行嗣刻焉
叙曰昔奇渥逆天地之位作諸夏之主制惟尊

清江先生

後一

夷人甘臣虜先生能抱璞不欲售受學於會稽
鐵崖氏者曰聖賢之學而已矣

高皇帝混一區宇徵岩穴之材先生始應

聘召而起是故相時之哲足以標出處擇君之義

可以貞臣節許平仲氏慚德已夷考其時中原

雖就日靖而勞臣志士皆元材也率喜尚方

博擊薄文墨不為先生日與宋替漢學士議

往復麗澤甚多及退居爰山教其子五八俱明

經繁行顯庸于世視昔五柳之子不喜習紙筆

者不同則先生之學也

也天秩人倫舉可謂章章垂世也而况其入史

局以直核稱教國子以師道稱隨試而輒効迄

於今史傳記之猶能使人興起者乎孟氏有言

尚友讀其書必知其人論其世於是知先生之

集不可無傳矣曩李君嘗請刻與隱集于邑中

今復刻是集而先生之文章與都憲之節義足

並垂於不朽者李君者豈非文獻之故幸哉德

業之述因可知已集凡四卷詞皆根極理奧色

大夫漳浦

調吾縣公詳序於前予不敢復贅云

清江先生

後一

時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孟冬月署桐鄉縣學教諭事進

賢周宇伯猷子方義壯書

序清江貝先生集後

節義文章自古稱之矣斯皆天地英粹之氣
靈于夫人以贊坤元化機淑人心閱舒與衍宣
吐華藻士君子磊落軒昂蔚然為名世人物以
有此也故援闢大夫伏臘侍郎君子焉稱焉異
隱程先生清江貝先生皆桐鄉產也其在巽陵
先生則以明終起家而對功于滇南聖澤于夷
變名位專顯而當夫遜國之時有實不貳其在
清江先生則以明終起家而分教

兩都諸生雲集杆詞揚翰流播海寓預修元史與

清江集

卷三

宋文憲公王忠文公相與朝當時有叙事詳贍
不激不詭之稱焉二先生雖時位稍殊而文章
節義皆冠冕一時人心懷念余備員于茲即當
追論其世筵圖之秋編校異隱先生之集濮陽
公刊布而藉藏之矣清江先生之文間見于
皇明文衡及文章辨體諸集中而未見其金也求之
再期者以淪缺報喪晚乃得之玉川顧君益顏
君敦厚好古故能藏其遺編然公幾於腐腐矣
余既得而讀之則手自讐錄稍加刪正雖其
生所逮不及國家大事然有求輒應授

辭旨煥發間有所感則又創有誤著要皆規
之言不可謂於世教無補也夫輕縑素練太
玄酒與夫豐肌膩理濃雲鬱興體裁雖殊而
文則一均足傳遠先生學博而思邃氣融而
達若大呂天球和雅清越蓋
國初名宦也然石經大韶二賦不見於本集而
于

皇明文衡則知先生之文其於石經大韶而散
者蓋亦多矣今即不為之計則此集將亦遂
加之數傳誰復有足以徵先生者哉余竊聞焉

清江集

後四

承率諸庠士協圖梓之夫

明興以來霞輝星彩擅藝林之奇芳而新形管之鴻
製者紛如矣乃獨留意是編何哉昔周公作無
逸獨詳于文武謂耳目親記于師法為親且切
也二先生皆海內名流後儒卓犖固諸士里中
人也諸士嘗知念之矣如砥礪其名行完懿其
文德抗厲前修而趨踰遐軌俾後之評臨人物
者勿但曰清江異隱云爾則余茲刻也無亦為
諸生掃室各帶一哉并

萬曆乙亥冬十月吉分訓桐鄉海虞後學李詩謹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 貝瓊 著

桐鄉縣儒學訓導李詩校刻

卷之一

記

武昌譙樓記

縣令謝公廟記

筆議軒記

扣角集記

吳越兩山亭記

桃花流水記

遊冶亭記

遊爻山記

茶屋記

巢居記

清江集

目錄

藥石窩記

風木亭記

慎獨齋記

存誠齋記

半間雲記

萬峰秋記

來德堂記

志古齋記

一梧軒記

雙井堂記

黃山書舍記

白雲書舍記

宜晚堂記

環碧堂記

水雲深處記

巖壑深居記

東軒記

旅軒記

聽松樓記

西翠樓記

蘆軒記

橘隱記

古澗寒泉記

北山書序記

鳴鶴軒記

觀捕魚記

翠屏軒記

天香方丈記

一粟乾坤記

卷之二

序

題秋江送別圖

有序

書九歌圖後

有序

送葉孟梓赴雅州序

送朱文昭赴棊江序

送魏文芳序

送楮德潤序

清江集

目錄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送劉桂初歸雲間序

送閻文炳歸安陽序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送鄭千之序

送王瑞卷序

送王子淵序

贈醫師沈光明序

贈星士梅生序

宋潛溪文集序

鄭本初詩集序

瓊臺集序

灌園集序

瑞蓮詩序

偏旁辨證序

傳

楊鐵崖先生傳

黃國華傳

樗隱先生傳

西郭生傳

古泉先生傳

賦

石經賦

大韶賦

卷之三

說

敬說

太魯生說

滕說

夢筆居士說

藏六說

觀魚說

對

清江集

目錄

土偶對

巢雲對

談漁樵對

誌

東齋誌

菊莊誌

滄洲一曲誌

銘

君子堂銘

存善堂銘

用拙齋銘

澹泊齋銘

貴鼓銘

誠敬謹箴

墓誌銘

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處士深水徒君彥蘇墓誌銘

鹽運司照磨任君墓誌銘

江山尉中王黃公哀辭

徐居士碣銘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贊

三賢贊

雜著

清江集

目錄

猶戒

馬政

目錄

清江貝先生續集目錄

記

否田記

來青堂記

拱翠堂記

迂隱菴記

詭雲樓記

水竹居記

故訓導胡先生圖像記

序

乾坤清氣序

玉泉隱居圖序

醫鏡密語序

送王至善序

送蕭子所序

送顧伯載歸四明序

清江集

卷之四目錄

一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解

復姓解

中星解

說

神鑒說

霜林說

壺畝說

誌

蘭雪坡誌

聽雪齋誌

傳

林泉民傳

愚痴道人傳

文

鑄鍾文

辨

鬼辯

清江集

卷之四目錄

二

文

鑄鍾文

辨

鬼辯

是集也為文一百二十三篇為字六萬有奇
每萬字工食銀三兩四錢每板樹銀一分共
該銀二十三兩有奇

本學訓導李詩助銀五兩

廩生錢竹董名儒周于德吳仲和董仲儒曹應

俊莊芳林胡臣明顧杰張可明徐志學沈維

清江集

目錄

二

藩陸奇計錢夢得陸吉陸增沈燕陸三衢共
助銀十兩三錢若其始末綜理之勞則臣明

為多

鄉仕廣藩經憲王化助銀三兩

耆民莊儒助銀五兩然無序無以彰其美不
印無以盛其傳

訓導李 又捐銀二兩七錢

藩司吏徐替亦助銀三兩始印行焉例得脩書

可錄終

清江貝先生集卷之一
記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
亦施之縣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求
所居必嚴內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修之以壯嚴
而已謝叔寶治武昌之三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
新而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為言者乃
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越十
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無雕琢之費而弘敞

清江集

卷之一

殆過於前於是樓設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
內外辨上下者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
顛末馳書 京師求予文以鏡諸石按志武昌在漢
為江夏郡至吳改武昌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
環境之內皆厓峭壁之疎峙者則有風大洪驚濤
悍流之扼束者則有江漢此非險固之當保者歟破
壘已湮荒臺已夷而故陳迹尚想見於千載之下
矣今所轄七縣武昌其一也唐末以來民之至而上
者者日益繁夥之季之變所至且兵苦於大武千里
蕭條過者興慨 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斯久相與始

復流亡四歸而叔賓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觀瞻
有次第哉登高望遠凡昔之荆棘參天宅狐窟而盤
蛇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彌望嘯魑魅而號烏
鵲者今皆宮室矣抑可以見 聖天子之深仁厚澤
被乎南服之廣如此故茲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
之不得為者春秋書新延廡是也制之不常為者春
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譙樓既得其時制實出政之所
關雖重於用民非若延廡南門為春秋之所譏惡可
後而不急耶凡史之出入於門民之往來於道亦各
有其時而不違矣故詳書以著更作之始俾來者有

清江集

卷之一

二

所考云

宋縣令謝公廟記

皇帝肇造區夏所以懷柔百神之道既周無缺洪武
四年又更定其封號若奉化之縣令謝公其一也有
司祗奉 明詔惟謹而邑人為新其廟且以狀介國
子生汪瓚東予記按公姓謝名鳳宋臨川內史瓚運
之子晉康樂縣公車騎將軍謚獻武玄之曾孫也元
嘉中為鄞令鄞即今之奉化在縣未幾惠政大孚乃
於縣東二里造方勝碑以蓄水歲溉田三千餘畝
北阻大溪復架石為梁民不病涉因名龍橋橋樞亭
其上宋政和間改名豐樂紹興間又改名慶登云初

清江集

卷之一

三

鄞人於公之存德之如父母建祠像而事之及
沒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蔽天人走于廟禱之
俄有暴風澍雨驅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又禱之一
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咸淳二年雨暘不
時禾且盡禱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德十一年濱海
之州大疫獨不為鄞明年飢有巨艘自劔南運米至
鮑亭聞有入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前進士
陳觀為作記至正十九年寧海賊馮輔卿帥眾寇境
官軍逆戰于珊墟嶺仰見大旗飛揚彷彿萬騎雲合
而旗有計字賊駭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正月己

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猥褻于神風尋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靈不俱為野土而顯之一方者亦間稱一二事或者出于偶然非皆神之所為也孰有公之庇民於冥冥所禱輒應而拯飢平寇尤彰彰于見聞而不可掩者其烈為何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父老江嘗以狀聞州州上之府府上之省省上之朝封孚祐侯廟號資福蓋有年矣國朝復修舊典雖未及加贈以

清江集

卷之一

四

寵神明于千載而知其不為淫昏之鬼明矣予因求之南北分裂之日符堅方熾且欲一舉而下江東徵康樂公禦之淝水屢百萬之師晉已不圖故其功在杜稷為甚大復有孫如令者既善其職典利無窮至廟食于鄞百世之後凜焉若生則其大異于人人而精氣流行宇宙間惡得誣也故為書其實以登載諸石重為作迎送神詞俾鄞人歌之以慰懌其心焉辭曰蛟門兮龜嶼湖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寧止從續紛兮如水酌清醴兮羞文魚鼉鼓統兮吹笙竽利我民兮時賜時雨上應飛蝗兮下應鼠川每歲兮多黍

筆議軒記

瓊從錢崖楊公在錢塘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社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瓊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于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于心而垂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窺定百年之前宜不易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修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書不書他可知矣由是

清江集

卷之一

五

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為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為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為之尋偵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於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追逮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漢彭宗建比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之制為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為張浚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俸有所論

焉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于胷中故敢爲予之所不敢爲也龍川論唐已未庚申之變太宗忍于同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平於議宗璵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與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然天禍八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璵其戒之哉故樂爲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

清江集

卷之一

六

言者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修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權與予同學於鐵厓楊公門再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洪武三年徵至京師草諭蜀書稱旨擢爲侍從官未幾病免歲餘復謫濠上治田之暇輒肆意文辭前後凡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爲節云八年春予分教中都生手其編來見且言土鼓之音不諧於匏竹藜藿之味孰與於太牢顧欲希一世之所好而莫恤一世之所病可謂至愚雖然惟予知吾久于盍序吾集乎予愛而闕之累日乃爲之歎曰何其富也抑嘗論文之升降不繫乎時而繫乎其人方仲權奮于布衣進退人主之前人皆以爲寵也而無異洞庭林屋之時至不合而片混于田夫野老人又以爲辱也亦無異玉堂天上之貴視彼之驕盈于既達沮喪于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見之大篇短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懟之辭如此自是反復古今而辨之審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中謂不得與一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栖栖牛下悼堯舜不逢長夜之來且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而失之激矣既舉於齊亦不見輔主之功如之吾焉仲

清江集

卷之一

七